



續表忠記卷之七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陳虞部調元建兩朝忠烈祠於武林西湖黃石齋先生為之記其殉甲申之難者京朝官十九人又附以外臣三人而武臣勲戚不與焉

國朝定鼎特命各建旌忠祠祀於其鄉予以贈諡錫以祀產春秋二仲府縣正官致祭今遵守勿替後之論世者讀列傳而想見其音容聲咳庶幾於廉頑起懦

之義不無小補焉

外臣謂蔡懋德衛景瑗朱之馮三巡撫也

### 范文烈公傳

附太監王承恩

大學士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父永年起家進士仕至南寧知府爲德於鄉人稱范佛子景文登癸丑進士初任東昌府推官持正不阿值歲饑設法賑救身親其事全活以億萬計內陞吏部郎光宗登極所推舉皆先朝耆碩四海喁喁望太平而鼎湖再泣逆奄漸竊威柄義子乾兒占風承旨請托公行景文疏請清仕路養士節以勵廉恥謂天地人才

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甚剴切繼見諸君子逮赴詔獄力不能救憤悶欲絕移疾歸景文父方爲南膳部預告所知曰吾子決不爲中官作奉行吏已而果然繼以不拜逆祠亦拂衣旋里父子著清節人咸仰之周順昌被誣賊莫措景文洗橐代償又百計募助禍幾不測不之恤也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擢巡撫河南已巳京城戒嚴不待詔命率兵勤王加兵部侍郎移鎮昌平居二年以父艱去七年冬起南

京右都御史明年春就拜大司馬叅贊留都軍務當是時闖獻蹂躪豫楚勢且順流下金陵景文綢繆戰守定營制治樓船練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敢渡江楊嗣昌奪情廷議沸騰黃道周出身強諫已干宸怒景文又率留都各官申救并劾嗣昌且言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上震怒削籍繼而嗣昌不稱任使思景文言特起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閣入直因力主南遷之議同列以爲惑衆阻之諸臣議

論紛紛城守迄無善策景文每中夜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殄賊死亦無益顧舍此別無可以報天子三月十七日召對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傳帝南幸尚不知煤山凶問賦絕命詞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投龍泉巷古井南渡遺諡文貞加宮保贈卹特優十九人並祀旌忠祠景文居首列云

### 本朝賜諡文烈

畿輔人物誌云公死於雙塔寺井中

趙吉士曰范公殉節最先他閣臣皆受賊屠酷哀慘萬狀後卒死賊手且有汚僞命拜僞闕而究不

免者慷慨躡義惟公一人冬嶺孤松獨秀千古矣  
 其成金二公皆北直人故連及之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日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  
 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視大內淚  
 如泉注四彝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  
 怒欲置重辟使者日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  
 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  
 故不敢賊終莫能屈  
 附記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  
 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  
 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  
 民率錢葬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為司禮太監  
 王承恩墓以從死耐葬焉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趙一桂為開壙捐葬崇  
 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  
 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署州捕  
 遭際都城陷沒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  
 府偽官李紙票為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

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  
 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彼時  
 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  
 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  
 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啓開  
 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一丈深三丈五尺  
 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壙宮石門用拐  
 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  
 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  
 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貳盞殿  
 之東間石寢牀一座鋪設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  
 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  
 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  
 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陳設猪  
 羊金銀紙劄祭器同眾舉哀祭奠下葬卑職親領  
 夫役入壙宮內即將田妃移於石牀之右次將周  
 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其中  
 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

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畢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至初六日率捐葬鄉者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地方撥夫百名各備掀掘筐擔昇土築完畢職同生員孫繁社亦捐資五兩買磚修築周圍塚牆高五尺有奇幸國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淪沒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地宮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礮石以甄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鈴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殿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諡石碑題莊烈愍皇帝之陵

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磔之又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御馬監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大同告陷上命提督京營內外軍務居督府之上三月十八日夜承恩執鎗隨駕奪門不得出還至萬歲山從上對縊而死奄侍中死義者惟承恩一人焉世祖章皇帝有諭祭王承恩墓文或以爲王之臣或以爲王之俊皆非也

成介愍公傳

附公父文桂母張氏

兵部郎中成德字京升北直懷柔人性剛介疾惡若  
仇崇禎辛未進士出姚希孟門又與文震孟善震孟  
被召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烏程聞而憾之初  
令滋陽以廉能著兗州守派餉屬邑有所私德力爭  
守亦恨之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被  
劾逮問滋陽民詣闕訟寃不報德復抗疏力詆烏程  
章凡十上盡發其隱母張氏伺烏程出道詬之上怒  
下詔獄受杖坐賊謫戍德家寓順義崇禎九年

大兵南下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中德父文桂曰  
豈有男女併處一窟乎雖顛沛不可違禮卒不入被  
獲不屈死德妹及妾童氏蕭氏皆自經後十日德出  
獄至家一慟旋赴戍所妻劉氏及女又以追賊故愁  
抑死在戍七年事卒白用御史詹兆恒薦補令如臯  
陞兵曹德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而  
行誓以身殉又見封疆告變爲吏者多隱忍苟活具  
養節義明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  
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惟在朝廷有以養之而已今

者廉恥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媢  
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言甚激切上爲之  
動容闖賊犯闕卽致書馬宮諭世奇曰主憂臣辱我  
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耳老母舍妹  
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告弟志在爲其  
難者懼變起倉猝無以自明君常忠孝夙稟宜有同  
心故以此相商耳城破未知上音問旁皇廳事早暮  
哭不輟二十日至午門見司馬自賊所出德以首觸  
其胸幾死復痛罵之思陵柩出德隨往東華門茶棚



下號慟觸堦流血被面幾死賊露刃脅之不爲動歸  
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有妹年  
二十餘因家難未及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  
先死德哭而視其縊德乃投繯而絕惟繼室霍氏與  
一妾一子留居金壇得免南渡時贈光祿寺卿諡忠  
毅

### 本朝賜諡介愍

鄒漪曰吾觀成氏中閨後先趨死如飴真巾幗而  
鬚眉者哉然非是父曷生是子誰謂醴泉無源芝  
草無根耶  
明名宦言行錄曰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

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至受杖  
荷戈且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  
於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而無所  
顧惜嗚呼難哉

金忠潔公傳

附母章氏妾王氏 弟綜

兵部主事金鉉字伯玉北京留守衛籍武進人祖汝  
升進士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舉人汀州知府鉉年  
十八領順天丁卯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釋褐乃歸  
娶人以爲榮鉉英年取高第益銳志於學乞得揚州  
府授日與諸生闡濂洛之傳語默進止俱有規格比  
之胡安定陞國子監博士轉工部主事上方銳意綜  
核疑廷臣朋黨營私而度支告匱四方用兵亟餉不  
敷乃遣內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特建專署憲遂

僑慢檄司屬廷叅如部堂體。鉉上疏力爭請罷總理  
不報又疏叅彝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子而  
屈抑刑餘之下臣委贄聖明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  
干交結之律。自鉉特疏昌言於是兩曹司官迄無一  
人至彝憲署者。彝憲恧甚甫匝月卽借驗放火器叅  
鉉奉旨切責尋權武林南關稅移疾歸鍵戶研究性  
理之學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龍正交相砥礪奉菽  
水以養親辛巳丁外艱甲申起補兵曹巡皇城聞賊  
陷大同上疏請撤內監謂大同旣陷且逼宣府宣府

不守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智勇可以率衆固  
守特恐監視內臣於中掣肘不無債事之虞乞星夜  
撤回專任撫臣以一事權不報未幾內監率合鎮迎  
賊之馮抗節死鉉聞報與弟綜皆大哭鉉曰今與爾  
哭朱勉齋不數日爾將哭我兄弟相對淒絕泣兵曹  
二十餘日賊犯闕母章氏迎養京邸年已八十餘鉉  
跪母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一僻地可以  
藏母幸速往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  
無下井是我死所鉉痛哭辭母供職三月十九城破

鉉入皇城門見內監奔潰再入大內宮人紛紛逸出始聞帝崩鉉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歸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鉉怒以口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濘中乃絕家人歸報母章氏卽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其弟秀才鏞哭曰母兄死我豈獨生然骨未歸土未敢死也先殮母時賊踞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有內官指之曰此金兵部也而屍已無可識認家人幸以網環驗實獲鉉首奉之歸配以木身乃得成禮而殮

襄事畢鏞亦自縊而死初鉉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其側嘗語其弟鏞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後竟投御河中南渡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

### 本朝賜諡忠潔

盧宜曰公之死烈矣若其所傳難弟微有不同然旣已死矣死忠死孝同歸於是而已矣

馬文忠公傳

附妾朱氏李氏

門人進士龔廷

司經局洗馬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  
 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少從學於顧憲成高攀龍之  
 門負盛名操選政四方仰其月旦以定風氣所趨而  
 浮沉諸生間久不得志天啓甲子始舉於鄉崇禎辛  
 未成進士選庶吉士館閣中視為祥麟威鳳時義興  
 居首揆自其為諸生恒願附其壇坫及主會試適出  
 門下喜甚又見道氣嚴重益傾心向世奇常舉朝廷  
 大政共相商確世奇必引大義明國體推獎同志愛

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義興得其裨益甚多進編修  
崇禎勤政宵衣漏鼓四下輒御殿世奇造朝獨早每  
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世奇與劉理  
順而已時賊擾楚豫又塞上頻年不寧上督漕運急  
漕軍挾持驕恣橫行運河中世奇疏言漕軍不久且  
變軍變不過鼓譟雖燎原猶可撲滅萬一民不勝軍  
之暴而作困獸之鬪江南事有不可言者上深是之  
丁丑分較得吳适倪長珩等皆名士流寇大起奉命  
宣諭山東湖廣山西諸藩府賜予一無所受曰此行

與冊封不同以聖明親親仁民至意而某邀之以爲  
厚實義之所不容亦心之所不安也已卯典江西試  
取劉渤領解渤乃豫章翹楚丁卯倪元璐所擬第一  
者也江西學使者侯峒曾自負衡鑒言歲試黜劣卷  
四千人世奇大駭曰得毋過當乎孤寒不幸遭此無  
論絕進取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悚然曰然則奈何  
因語以覆試拔等於是收復者過半閣部楊嗣昌受  
殊眷專討賊上言臣當以天下之半救天下之半世  
奇嘆曰吾恐彼之半無救而此之半已先敝矣給事

中章正宸疏劾閣臣王應熊將下詔獄世奇力爭謂  
使言官杜口何利社稷正宸乃得罷去丁外艱歸服  
闋奉母入都義興之再召也世奇方家居祖道時極  
言東南民力已竭宜亟蠲逋賦以收拾人心爲亟當  
是時義興信之深遂援以入告而上向義興方專遂  
得旨允行又罷內監撤廠衛諸璫銜之刺骨而外朝  
聲譽頗起無如義興性好貨班聯中所親暱者惟吳  
昌時昌時倚爲姦利惟賄是圖御史祁彪佳等劾之  
并及義興上乃放之歸諸璫盡發其蒙蔽狀而臺省

攻昌時者益藉藉上自訊於中左門拷掠昌時至折  
脛後詔逮聽勘比世奇入都已賜死門生故吏恐餘  
波相及爭避匿世奇獨經紀其喪上亦不之罪也癸  
未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中原鼎沸帑藏如洗  
百姓怨咨附賊者日益衆又廷臣朋黨膠結執恩仇  
貪賄賂者日益甚世奇因召對言用兵以收拾人心  
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強人心不樂爲用雖強  
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人  
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

兵○而○人○無○城○壘○二○苦○於○宋○一○鶴○之○兵○而○人○無○室○家○三○  
苦○於○左○良○玉○之○兵○而○居○者○行○者○皆○不○得○保○其○身○命○矣○  
百○姓○恨○兵○甚○於○恨○賊○賊○反○借○勦○兵○安○民○爲○辭○愚○民○遂○  
望○風○叛○降○而○賊○又○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心○遂○  
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皆○州○縣○之○  
民○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惟○在○收○拾○人○心○而○收○拾○  
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申○嚴○約○束○令○兵○不○虐○民○民○不○苦○  
兵○始○不○然○兵○之○所○至○民○去○之○惟○恐○不○亟○方○益○堅○從○賊○  
之○心○尚○可○與○勦○賊○之○效○乎○又○言○泗○陵○顯○陵○被○寇○諸○藩○

慘○禍○不○一○凡○爲○臣○子○皆○有○不○共○戴○天○之○義○而○猶○依○違○  
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事○豈○容○再○  
悞○乎○闖○賊○逼○都○門○朝○臣○多○假○差○出○京○世○奇○寓○書○於○子○  
士○玉○曰○吾○邸○中○內○外○人○人○思○歸○多○至○泣○下○小○人○固○未○  
易○責○以○大○義○吾○念○汝○祖○母○魂○夢○每○夜○至○故○鄉○然○此○身○  
已○委○之○於○國○矣○時○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揚○揚○得○  
意○如○平○時○三○月○初○四○日○欽○天○監○奏○帝○星○移○座○十○一○日○  
上○下○詔○罪○已○每○日○召○對○大○僚○尚○挾○持○羣○下○使○箝○口○不○  
言○小○臣○猶○有○因○召○對○與○得○顯○秩○者○未○嘗○爲○朝○廷○建○一○



議畫一策上見舉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也世奇每出朝歸邸弛冠帶輒淚下曰勢不可爲矣自十六日賊薄都城起內外砲聲晝夜不絕至十九日辰刻忽寂然世奇拊膺曰城破矣亟視之賊騎遍道路哭聲雷動先是世奇所善兵曹成德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詢世奇曰吾輩舍一死更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上崩煤山共傳已南幸世奇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再拜以印授僕曰上果南幸速持此赴行在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

不能長依膝下矣僕泣告世奇曰主人盡節如太夫人何曰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兩姬朱與李盛服而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入室自縊李姬名玉潤年甫十七絕而復甦諸僕救之李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死復自經世奇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留此殯我作書別母起題壁曰馬世奇同妾殉此坐縊而逝年六十二南渡贈官謚文忠

本朝謚文世奇修頤廣額揚眉大耳玉色皎皎如神

仙中人與人交不以存亡貴賤易心。尤好獎拔後進。視桑梓利病如身受。公論所在。責育不能奪。誠一代偉人也。及門中與龔廷祥字佩潛癸未進士最相得。常語人曰：能見危授命者，必此子也。南都為中書城陷，自投秦淮河死。

趙吉士曰：公為諸生時，嘗夢咏文信國詩曰：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鶻帶血歸。其精神感召如此。則公固日星河嶽之身也。其生也不凡，其死也又豈偶然哉。

王節愍公傳 附子之棧

公諱章，號芳洲，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葬父，手自封樹，著聲鄉黨。少遊高忠憲之門，以名節自砥。成戊辰進士，初授諸暨，母訓之素嚴，將赴任，受親友祖帳歸。稍晚，母呵跪，子杖曰：朝廷以百里付酒人乎？宗老力解，乃已。邑雖僻壤，悍而健訟，章剖決如流，民不敢欺。甫半載，以才調繁鄞縣，暨民爭之，逐鄞民迎章者，久乃得去。鄞際大海，為東南門戶，海上劇盜出沒，宿重鎮，章調劑兵民，地方安堵，治鄞如治暨，而鄞人德之。

一○如○暨○民○考○滿○遷○工○曹○選○授○御○史○章○感○知○遇○屢○陳○江  
南○早○饑○請○寬○逋○賦○又○劾○內○臣○冒○功○者○詞○甚○侃○直○明○年  
巡○按○甘○肅○關○外○卽○西○番○所○居○不○時○入○犯○多○規○避○此○差  
章○獨○慨○然○叱○馭○由○嘉○峪○抵○天○山○崎○嶇○數○千○里○番○人○聞  
風○懷○德○邊○境○以○寧○訛○傳○西○部○寇○莊○浪○巡○撫○懼○急○徵○兵  
章○曰○毋○庸○此○貧○寇○聚○衆○索○食○耳○撫○之○便○策○馬○入○其○帳  
果○羅○拜○乞○降○洪○化○番○者○僧○也○其○寺○建○自○永○樂○時○歷○年  
久○人○畜○繁○盛○累○以○內○釁○搆○訟○諸○將○利○其○貲○議○兵○之○章  
曰○彼○隸○於○我○卽○我○民○也○以○天○子○法○吏○不○能○平○其○獄○而

反○戕○盈○城○之○命○於○心○何○忍○持○不○可○遣○官○解○釋○之○兩○河  
早○躬○自○步○禱○爲○文○檄○城○隍○神○曰○御○史○奉○命○西○巡○若○枉  
受○一○錢○賊○殺○一○人○致○干○天○怒○請○神○殛○御○史○毋○虐○吾○民  
爾○神○血○食○茲○土○不○能○上○請○於○帝○蘇○此○一○方○當○奏○天○子  
易○爾○位○檄○焚○雨○輒○大○注○人○呼○御○史○雨○衛○所○官○有○所○犯  
舊○令○輸○餉○贖○罪○所○輸○皆○歸○御○史○橐○致○貧○者○繫○纍○相○踵  
章○請○於○朝○但○嚴○責○治○而○免○其○罰○邊○卒○素○貧○稱○貸○武○弁  
一○二○十○金○償○以○賊○首○一○級○武○弁○卽○以○此○冒○功○坐○是○多  
開○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零○級○冒○功○釁○端○遂○弭○巡

撫貪而惰劾去之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政績卓然當是時思宗宵旰勵精菲薄朝臣而委任中貴監軍四出臨敵各抽兵自衛敵退則殺良冒功兵民益解體爲大吏者惟剝民侵餉以媚朝貴置地方緩急於不問宗藩差擾驛遞民不聊生章疏凡數十上皆軍國大計侃侃無所避庚辰讀禮歸起補河南道總憲李邦華薦章文武才巡視京營旣受事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及閱視半係鬼錄餘多冒伍尫羸無生氣章頓足曰朝廷不惜金錢養士乃竟至此哉晨夕

焦勞義不返顧有南旋索家信者章曰國事如此何以家爲援筆立書數字曰全晉旣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語不及他未幾賊越真保諸郡直犯京師各官分門坐守與給事光時亨同守阜城門自三月三日登陴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意氣益奮賊亟攻彰義門章手發二礮以擊賊頃之各門礮聲絕時亨青衣而前曰賊入矣公守此待死乎章厲聲曰事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吾輩死此與士卒何異不若入朝訪上所在死未晚也從之與時亨並馬行賊突

至疾呼下馬且持刃問曰降否時亨卽下馬拱立乞  
降章不屈賊怒砍章膝墜馬坐地大罵賊益怒手刃  
之而去僕望見章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  
也亟呼不應乃知遇害一力士負章抵寓與之金不  
受詢其姓名不荅而去賊多秦人過章寓輒曰此京  
營王御史所居也曾巡甘肅有恩在地方今竟死矣  
羅拜而去妻蕭氏在籍聞之一慟而卒南渡贈大理  
卿諡忠烈

本朝賜諡節愍章宦轍所至頌聲輒起去必建祠其在

鄞縣者迄今香火甚盛子之杅字瞻卿閩中以職方  
主事監婺州軍兵敗被執有兵士索其金罵曰余安  
得金有金卽招健兒與若鬪矣斷其兩手復斷其舌  
終不屈死於義烏迄今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獨推王  
氏而光時亨以降賊棄金陵市曹正章庠祀易名時  
也

贊曰甲申王公守城不屈死死最先丙戌公子抗  
節不屈死死最烈公不負國爲名臣公子不愧爲  
名臣之子皆足千古矣  
盧宜曰公之死與光時亨之死相去不過數月耳  
而一則廟食千古一則遺臭萬年一念之差謬以  
千里故曰死者人之所甚難而爲忠臣者必不自

愛其死也

汪文毅公傳

附夫人耿氏

檢討汪偉字長源江南休寧斯干磅人寄籍金陵上  
元戊辰成進士令慈谿邑多縉紳其子弟相標目恒  
以聲氣作緣豪猾憑以爲奸利偉居官無赫赫名亦  
不○善○事○上○官○而○靜○穆○廉○平○執○法○不○阿○聲○大○起○崇○禎○初  
政念國家多故朝臣從詞苑起家者儒緩不習吏事  
無以應繁劇禦事變乃改舊例取推知之卓異者入  
直金華偉名在高等授檢討流寇已大誑而偉以特  
蒙宸眷益感激圖報荆襄旣破留都岌岌上江防疏

言金陵城一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來則淮郡爲之蔽。賊自南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史可法九江亦當建一重臣而太平采石卽令南京兵部侍郎出鎮則聲援接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與操江事體素不相涉若曰城之中兵部爲政江之中操江爲政此則悞國之大者矣。至于城中守禦責之兵部尚書而尚書於百姓尊而不親自古守城未有不連絡人心而能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

丞之名亟宜重其權久其任。下以聯百萬士民之心。上以分兵部操江之責規畫形勢莫過於此。帝嘉納之惜不能盡行而九江特設總督亦用偉議也。甲申闖賊由秦入晉三關皆陷漸逼京師遺書友人曰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以致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賊犯關累日不食繼室耿氏年甫二十二從容語偉曰事倘不測願從公死偉矍然曰若此能成吾志矣。城陷走問乘輿所

在宮人皆逃出共傳上巳南幸歸寓與耿氏呼酒舉酌大書宋忠臣趙昂發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貽子孝廉觀書曰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為朝廷位卑言高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匪躬自靖而已以老母不能終養為託且曰天下事有可為惟忠與孝不可失也作兩纒於梁間偉因便就右耿就左既皆縊夫人復揮手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纒正左右序而絕耿有子晉方襁褓匿之長班家得免南渡時贈少詹諡

文烈

本朝賜諡文毅崇禎所簡推知入詞林死節者惟偉一

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趙吉士曰公自入詞林賊勢已猖獗即懸岳武穆像於中堂誓死靡他蓋其志先定也若耿夫人者雖顛沛而彌見其從容視秉禮守義之君子寧有間焉

又曰予童年曾于先曾祖招公飲時呼至席前拜揖公曰予曰小子後來之秀善教之甲申三月十日九日公死國難報至值端陽近郭汶溪駕龍騐蟻耕波浮醴駐賞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一時傳信至立刻奔散山川暗寂日未午也金正希先生聞公訃哭甚哀揮淚曰吾與長源同譜十七年吾



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今乃先吾作忠邪

許忠節公傳

附族子德溥

吏部員外郎許直字若魯如臯人甲戌進士初令義  
烏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兩治巖邑皆有聲陞吏部主  
事清操若冰雪惟加意善類汲引恒恐不及常語人  
曰銓司進退人才關國家治亂非小吾自反生平不  
慣俯仰惟爲天地惜人才爲朝廷慎名器而已闖賊  
犯關直約同官爲死守計及京師破有傳上南幸者  
客羊君輔勸之從駕直流涕曰城外皆賊駕將安往  
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繼聞煤山之變

號○慟○欲○絕○客○以○直○七○旬○老○父○爲○解○直○曰○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見○吾○父○耶○卽○草○家○書○報○父○言○罔○極○至○恩○無○可○報○萬○一○惟○遵○平○日○忠○孝○之○訓○不○敢○虧○大○節○以○辱○吾○父○耳○未○及○葬○母○教○子○外○別○無○他○語○復○賦○詩○六○章○更○衣○冠○北○向○拜○闕○南○向○拜○父○母○入○內○室○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色○如○生○客○爲○貸○錢○殮○之○室○中○惟○圖○書○數○卷○無○長○物○也○七○月○歸○櫬○已○踰○夏○徂○秋○其○父○賓○吾○名靖將○易○以○杪○木○衆○疑○其○軀○已○腐○堅○不○聽○啓○棺○顏○色○如○生○卒○易○之○其○族○弟○實○夫○名容云○南○渡○予○贈○卹○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愍

鼎革時直有族子名德溥平日喜談節義及聞烈皇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露執見操江都御史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都御史感其義乃免其父惟以德溥聞刑於西市延頸就刃曰吾今日得見先帝矣

盧宜曰吏部之死亦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也然忠烈祠中京朝官亦僅十九人耳至若德溥甘

以身殉而克全其父猶不屈也叔姪同垂不朽不亦宜哉

倪文貞公傳

禮部尚書倪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父暎萬曆甲戌進士官至二千石有能名元璐幼卽穎異年十六舉於鄉與弟元珙同登天啓壬戌榜由庶常授編修時逆璫用事附之者立致貴顯元璐諤諤孤行奄黨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祀廷臣無敢昌言斥其非者元璐適典試江右以皜皜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之咋舌撤棘而璫已敗幸免於禍璫誅餘黨猶布朝列欲終錮林下諸賢借東林爲題創孫黨趙黨鄒黨

熊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元璐上疏力爭謂臣頃閱章  
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如以東林爲邪人黨  
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攻  
擊崔魏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固天下之才藪也大都  
稟清剛之氣而或繩人太刻抱高明之識而或持論  
過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其援  
引爲朋者每多氣魄之儔幹濟之杰大約天下之議  
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諸名義士人之行已寧  
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若彪虎之徒連章頌

德○匹○地○生○祠○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充  
此○心○也○將○何○所○不○至○哉○論○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  
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矣○當○是○時○楊  
維垣力持璫局而阮大鍼又代草合算七年通內諸  
臣一疏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翼之者  
崔呈秀諸人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之者東林  
也維垣大喜上之賴元璐此疏力斥其非又疏言維  
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常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  
也抑知東林中有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

之○高○攀○龍○乎○以○忠○賢○之○窮○兇○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  
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况○乎○三○  
才○以○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爲○駁○正○  
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  
忤○璫○之○大○節○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  
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  
不○知○之○而○維○垣○猶○守○是○說○豈○平○旦○之○氣○亦○盡○牯○亡○乎○  
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以○忤○璫○削○奪○破○帽○  
策○蹇○人○競○稱○之○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儔○較○

之○超○階○躡○級○之○輩○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  
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至○呼○父○  
呼○九○千○歲○而○不○忤○矣○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謂○都○  
門○聚○講○爲○非○當○日○忠○賢○之○逐○諸○臣○毀○書○院○者○正○欲○籍○  
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  
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  
使○元○標○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尋○進○侍○講○又○請○燬○三○  
朝○要○典○謂○要○典○成○於○逆○豎○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  
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

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  
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本各有其是原不可偏  
非也迨後二十四罪之疏上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  
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復創爲  
要典一書以固其柴柵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  
誦德稱功於義父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  
此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由此以觀是三案者天  
下之公論要典者魏逆之私書翻卽紛更改亦多事  
惟毀之而已上特旨允行於是忠奸判然奄黨無可

藉口皆元璿廓清之力也又嘗謂神祖中葉以後三  
四十年間朝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付之不理聽  
臣工之自爲戰此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旣而奄寺  
擅權正人多戒心不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擒馘  
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顯禍其心自喜曰吾君子也  
迨後魁柄已振不敢言戰而陰制以謀其時氣戰者  
敗謀戰者勝陽戰者敗陰戰者勝凡明主所箝韃以  
繩貪人者小人皆借之以阱正人正人旣敗無可自  
解則曰吾君子也在小人亦不惜歸名於君子但使

無○救○於○禍○敗○不○敢○言○黨○而○黨○愈○熾○國○事○愈○不○可○問○矣○  
時○以○爲○名○言○崇○禎○四○年○帝○特○重○武○科○始○行○殿○試○有○舉○  
子○以○技○勇○聞○而○爲○會○試○所○黜○帝○疑○試○官○有○意○抑○之○也○  
嚴○旨○下○主○試○官○并○監○試○御○史○等○於○獄○命○元○璐○副○諭○德○  
方○逢○年○再○試○事○竣○疏○白○無○弊○又○申○救○詞○臣○黃○道○周○請○  
召○舊○府○尹○劉○宗○周○俱○不○納○先○是○帝○初○政○革○內○臣○監○視○  
未○幾○復○疑○文○武○蒙○蔽○分○遣○四○出○元○璐○極○言○邊○臣○之○情○  
皆○皈○命○於○監○軍○無○事○則○以○稟○成○爲○恭○寇○至○則○推○諉○百○  
出○且○曰○有○監○軍○在○吾○不○得○自○由○也○皇○上○何○不○信○賞○必○

罰○以○持○其○後○而○必○委○任○近○習○之○人○反○使○邊○臣○藉○口○迄○  
用○無○成○哉○八○年○正○月○鳳○陽○破○震○及○陵○寢○元○璐○言○國○家○  
大○辱○已○極○皇○上○下○罪○已○之○詔○不○當○徒○托○空○言○而○民○之○  
最○苦○莫○若○催○科○今○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  
以○前○一○應○逋○負○悉○從○改○折○於○下○有○益○而○上○仍○無○損○民○  
之○脫○此○猶○湯○火○也○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  
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皇○上○安○  
能○執○空○牘○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雖○深○是○之○亦○終○不○  
能○行○也○歷○陞○祭○酒○時○陳○啓○新○以○武○舉○上○書○驟○躡○吏○垣○

武生李璡遂請搜括巨室佐助軍餉閣臣錢士升力言其不可擬下之法司上不從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致士升不安其位去至是黃安學生妄薦廷臣及元璐名朝廷紛若五都之市而市井無賴咸得挾持大臣之短長名器濫而政體傷元璐深痛而斥之而烏程方在首揆貌爲恭謹其礮刻著於心時發於睚眦且善揣上意恒以一二語中人元璐上疏規切政府有恩怨勿橫於胸好惡必循其性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色拒來告之人皆深中膏

盲遂不能容授意勛臣劉孔昭借封典事劾元璐言元璐正配陳氏尚存其侍妾王氏冒繼室復議下部議擬行勘體仁票旨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間住元璐不辯竟歸然天子終思之不置也壬午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行抵濟寧忽飛騎傳

大兵至城中如沸同行者恒擾欲遁元璐矢志前進至一小堡聞砲聲甚逼慨然曰吾當以死守此堡耳次日復取道而前相去僅三四十里一橫衝卽至元



璠不懼也。到京入見陳制敵机宜帝甚喜卽超拜戶部尚書。浙人例不入計部特邀曠典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諭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五日。間三賜對，蓋天子知之者深矣。有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元璠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九月上發帑金買米，元璠面奏折米給軍可省支放所積自多。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貴專以囤米召買爲利，終尼其說，徒嘆息而已。冬十月闖賊破秦疏言賊旣入秦則圖賊之策當先在晉，晉備專而

後進可戰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其言而大勢已不支。甲申二月命解戶部仍還經筵。三月十七日逆闖長驅犯闕，上急救時政疏未下，京師陷。知龍馭上賓卽紗幘絳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拜母，乃索酒入書室獻所供壽亭侯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勸以效文丞相出奔，舉兵圖匡復。元璠指壽亭像曰：使吾生存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可念，嘿然一淚及顴而止。旣而

曰老母八十四矣猶康健夫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  
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於壑慎勿衾帷以志吾痛步至  
廳事南向坐方舉纒復大呼曰南都尚可為遂自縊  
玉箸雙墜幾尺舌藏眸斂神氣如生是午有騎來問  
已陳屍於堂矣愕然馳去賊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  
門勿行騷擾子會單不忍違遺命俟先帝殮乃闔棺  
南渡時贈少保諡文正

### 本朝賜諡文貞

黃道周銘公墓曰公當昌啓間躡虎操蛇得其要  
害故羣奸弭耳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崇禎

九年三疏其最著者矣  
周銓曰誦定國是毀私書知先生之拒邪息諛也  
誦救纍臣教人材知先生之衛正愛賢也誦省養  
六章知先生之孝也詩人所以歌陟岵也誦時政  
十六策知先生之忠也其言婉而不迫直而不倨  
厝火之虞枕戈之義蓋兼有之讀先生書見先生  
人忠孝之事於是全矣

鄒漪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為難明與數百年  
惟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節乃得公與劉中  
允理順而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公為尤愜云  
朱國禎曰甚哉小人之愚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  
之疏附以史斷極肆醜詆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  
人則楊維垣崔呈秀等五人也既藏於內府又散  
之民間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無不嘆賞於駁者  
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羞可恨殆天奪其  
魄自投廁穢中沒頂而不可拔也  
趙吉士曰公會試與黃公道周皆出韓太史日續  
之門一時號為雙壁迨先後仗節死國難而白首

同歸君子得朋門生光座生矣

凌忠介公傳

大理寺卿凌義渠號茗柯浙江烏程人凌氏世族鼎  
貴公尤翩翩玉立脩髯清姿推烏衣第一流制義特  
標玄勝天啓乙丑舉進士由行人授禮科給事中三  
河知縣劉夢煒甫至任以境內失鞘自縊義渠疏言  
比年來兵興盜起文網益密以甲科縣令畏法而甘  
心引決何有於小民祈因此一官之不得其死而惻  
然動體羣臣子庶民之念人傳誦焉宜興溧陽諸邑  
不逞哨聚焚掠巨室獄訟繁興疏言國家所與立者

惟此名分紀綱日者發奸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閭閻小故排闥聲寃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厮役可以籍本官市僧可以持縉紳盜賊可以傲失主。此春秋所謂六逆也。苟决裂防維無復界限卽九重之上安所恃以提挈萬靈。役使羣動也哉。給事中劉含輝劾温體仁下部院議忤旨各貶二秩義渠言國家設部院以司表率復設六科以司封駁大小相維權無旁落法至善也。其使七品小臣得上議如綸如綽之王言者重言路正所以尊朝廷。

貴封駁正所以慎絲綸也。若使諫官不得規執政之失。部院反得操言路之權。而臣等又唯唯諾諾一任其頤指于國家亦何利哉。本兵濫敘廣東廢將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天下事事相蒙而疆場之欺蔽爲甚。官方在在濫徇而武弁之倖功爲甚。中樞之不職已見於天下矣。乃辯疏一入而進言者卽被鐫責從此糾彈不及奸弊叢生。臣竊憂之。三遷兵科都給事朝鮮被圍疏劾島帥不救之罪且言東島孤懸一切仰給於鮮使鮮先不支島衆何所

得食不惟外侮宜防兼亦內潰可慮揣摩情事甚悉  
居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叛卒鼓噪屢聞  
主帥廢置任意將踵唐時藩鎮故事請陽撫陰勦募  
死士以縛兇渠用反間以離叛黨同惡必至相殘而  
新帥之奉命出海者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以圖功  
遲則更釀他釁後皆卒如其言左良玉擁兵跋扈奉  
命援江北沿途淫掠特糾之而流氛如蝟起督撫皆  
稟承樞部事多中掣因極言爭在呼吸之軍机而既  
俟成命又俟部覆復俟部咨曠日廢時比驅至行間

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山西總兵王忠奉調  
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歸嚴劾其罪得旨  
逮問楊嗣昌初議以總理熊文燦兼鄖撫勅書已行  
既而皖寇急總理移駐控皖於鄖撫又議留特疏駁  
之曰鄖撫在熊文燦必不可兼鄖撫陳良訓必不可  
不罷宜改總理勅書別選賢能爲鄖撫皆得旨允行  
義渠在省中啓事屢上咸關切軍國之名奏議也當  
是時鄉衮方柄國得君人爭依附門墻梯榮躡進義  
渠獨無所附麗皂囊白簡皆自抒所見由此名重掖

垣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以賄中式義渠閱其卷塗乙滿紙擬從褫革而吏掌科某於公子爲外舅中以年例外轉閩臬義渠引分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取卷入覽黜公子并落吏掌科籍稍遷備兵三吳歷陞大理卿而國難作三月十九日召對趨長安門達旦不啓竟無人門焉者俄傳城陷返寓門人進士李森傳帝煤山凶問義渠以首觸柱流血被面淋漓襟袖李牽衣力持而泣義渠厲聲曰與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勉何兒女泣爲李不忍晃慟哭拜辭而去義渠終身疏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命取火焚所評隲及生平著述索冠服易緋袍設香案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曰盡忠卽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吾父筆墨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諸僕環跪號泣請後命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遂就縊時年五十二南渡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 本朝賜諡忠介

盧宜曰茗溪之山蜿且蜒茗溪之水清且漣孤忠嶽嶽度翩翩長身玉立矯莫前鼎湖龍去泣啼鵲

攀髯叱馭志何堅魂歸故國社已遷茗山茗水恨  
綿綿肯隨蔓草委荒煙雲車風馬在帝邊

施忠愍公傳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  
進士由國博轉工曹逆奄竊柄縉紳多歸誠門下邦  
曜屹不爲動奄恨之詔拆北堂期以五日蓋借此窘  
之也適大風拔屋幸免譙責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  
吻其式茫然方勾稽匠氏而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  
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戶  
工二部勒諸曹郎行屬禮心恥爲刑餘屈不赴又屢  
與大璫馬誠忤誠多方傾之邦曜隨機以應卒不爲

動陞漳州知府漳州故濱海去省會遠民皆倚海爲生。驍悍者聚而爲盜。又倚海爲窟。邦曜皆廉得其里貫姓名。遇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遣役搜捕無或爽者。盜咸畏之。先是鄭芝龍名受招撫橫踞海島中。餉養不逞時出剽掠商漁苦之。至是李魁奇亂復援例請撫。邦曜堅持不可。曰果爾是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贊巡撫鄒維璉悉力定之。劉香繼起弄兵勢甚猖獗。邦曜羈其母誘之香卒授首。芝龍迄亦不得逞。邦曜所安攘實多。屢進本省藩叅入光祿歷通政司學

士黃道周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冷仲吉上書頌之邦曜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邦曜阻遏言路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責令閑住回籍從葢山講學以其自得者叅請皆歸實際葢山深契之嘗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昔者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彌多而道彌晦矣。逾年再召爲南通政出京已三日特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可在此爲朕幹些正務部擬刑侍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時止兩月



也。邦曜見流氛日熾，人心瓦解，賊所至地方非降卽逃。由官吏腴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因上實圖察吏安民疏，而崑其責於巡按御史。疏上天子，嘉之。闖賊逼京師，邦曜慷慨自誓曰：「此正臣子効命之秋也。」又遺書戒家人曰：「吾業已許國，脫有不虞，不必過哀。」屢策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平時。邦曜怒叱罵而去。思宗旣殉社稷，邦曜慟哭書几曰：「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僕解之，少甦。厲聲曰：「爾輩若知大義，毋久留我。」卒飲藥而死。

年六十南渡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本朝贈諡忠愍生平不屈不阿介然有以自守人不敢

干以私葢三十年如一日也。而忠誠體國見義必爲。涂仲吉之上書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者謂左通政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愆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至遣戍。及公再召不以前嬰嚴譴爲嫌。復爲思理訟。寃請召用。兩浙供億不至。遣中官王坤偕給事三人往督邦曜率同鄉仕于朝者請停遣。中官毋滋民擾。疏多未行。帝亦諒其忠誠不之忤也。家居孜孜以講學。

爲務尤篤於內行。周恤宗族，曾置一妾比入門，知爲故家女，卽育爲己女，擇壻善嫁之，終身不復再置。爲川臬時，有餽朱墨竹者，姊子在署，請收之，以爲無損於廉。曰：不可。若受之，則令左右得以乘間而入，示人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下司支應，不知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克己愛民，又如此。

黃宗羲銘曰：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朝夕，不汝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

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蓐禦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旣破兮家亦亡。蕭蕭殞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名不朽，鄒漪曰：大行之變，公與倪文正殉難最早。豈主臣間固有精神嘿喻者耶？慷慨從容兩兼之矣。趙吉士曰：公僅一子名欽，爲邑庠生。未十年亦卒。公竟乏嗣，六人金氏寄食壻家，晨炊不給，一杯荒土蔓草萋萋，似天之薄於報忠也。然而血食千秋，行遠有耀，豈必以似續之存亡爲欣戚耶？

周文忠公傳

諭德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父思觀割股救親  
稱孝子鳳翔生有異徵聰穎絕倫成崇禎戊辰進士  
選庶常詞林故清署第以文墨相高鳳翔獨侃侃抵  
掌好論時事不爲首鼠兩端名日起陞南司業靈壁  
侯家人辱諸生鳳翔將具疏劾之侯走謁先聖廟伏  
罪不聽必取其人付法曹責治乃已適大司成許士  
柔爲檢討時撰高攀龍誥詞閱十年猶未給張至發  
當國以新令誥詞不得用駢語劾士柔違令貶其官

鳳翔不平特疏申救謂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  
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叅者誥勅用寶  
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誥  
贈專屬中書乃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  
史官詆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沉淵一  
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若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  
奪爲是忠臣色慘於九原奸逆快心於一字非所以  
厲臣節示後世也疏上公論大白又憤權黨蟠結黃  
道周等罷斥草疏抗言直聲益著歷轉至諭德時國

家多事鳳翔感上恩每一召對矯首昌言其言琅然  
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上爲傾聽  
又嘗論學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  
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  
愈多而道愈晦矣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  
下唐與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  
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宗族共天下皆名言也  
寇氛日訐軍需告匱朝議欲斂民財疏言今日事勢  
宜發帑以安民心不宜再加搜括致搖根本都城陷

得煤山凶問謂給事中吳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一見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矣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茶棚下舉哀欲絕卽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乃歸寓遺書訣父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報矢之來生向闕再拜自縊絕命詞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蓋家猶具慶云南渡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忠

趙吉士曰公之死傳記所載微有異同今以陳太僕濟生所撰公小傳爲據蓋太僕在都聞公死親往哭之所傳必不誣而編年又載有二妾從死亦傳聞之誤也

陳恭潔公傳

附公妾時孺人傳

御史陳良謨字賓日初名天工鄞縣上庠廩生也崇禎登極恩貢入北雍思宗虔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今名庚午辛未聯捷授雲南大理節推大理居雲南西徼甲科鮮官其地良謨持法平允名甚起以高第徵爲侍御史己卯按蜀捐贖鍰却饋遺上察其廉留任二年蓋異數也癸未還臺甲申初正夢拜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公與余先後人品相同何爲下拜醒竊怪之仲春以疾乞假休沐卧

邸中者四旬矣。三月十七日闖賊直薄都城。時細作克仞城中荷戈者皆市上菜傭人。無固志。砲聲日夜轟震。然所發皆空砲。無一賊受傷者。良謨知勢不支。謂友人同邑李天葆曰：都城旦夕且破。爲臣子者除一死外。更爲別法。惟是先君骨枯淺土。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未瞑。相對嗚咽。莫能仰視。自後不復粒食矣。十九日城陷。居民咸頂永昌順民字於首。設香案迎賊僕姚文者。每出偵探。亦頂之歸而未撤。良謨平日無疾。言遽色至。是一望見文。輒瞋目怒詈。

曰：汝敢作何狀！見我汝欲汗我耶！此地不能容汝。汝亟去手攫而逐之。文泣曰：偵探非此不可。非敢有貳心也。意稍解。呼具紙筆題遺囑。隨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颺風襲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牀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憐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卽逆民。叅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我。

何存誓守不貳心一死報君恩末又題云爲臣爲子。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城陷之日書甫畢煤山凶問至撫膺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所頂毡巾褻安所得明中天葆有巾在袖適相合卽取以進良謨頂巾藍便服天葆曰先生訣矣千秋之事在後死者良謨曰臣子分誼應爾烏乎名復語僕周明日干戈擾攘行路甚艱火吾骨歸先壟足矣局戶自縊上立掛藍帕噴血滿地姚文破窓入氣尚未絕呼文曰

本朝賜諡恭潔

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我子也文稍移之乃逝是日申刻也年五十有六柩歸設位明倫堂紳衿士庶哭而奠之者三日公旣殉難乃知信國人品相同之夢蓋先兆云南渡贈太僕卿諡恭愍

時孺人傳

盧宜曰公與宜同里燈火相照幼時猶及瞻其丰采蓋恂恂盛德君子也公無子以兄子久樞爲子未幾久樞亦不祿公遂乏嗣人事不齊天高難問悲夫

時氏者京師人甲申殉難御史陳恭愍良謨之側室



也良謨年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甫百口京師破將盡節謂時曰我受朝廷恩分當死今呼汝兄弟來庶可相依耳時曰公以死報朝廷固當公死妾誰依與爲賊辱生不如死公惟自爲計不須及我家僮進朝粥良謨揮去時曰公但把捉定啖此何妨良謨起至書室命僕呼時兄弟來隨作書與母夫人訣并以後事囑其兄繼而入內見時方靚粧意不悅出語幕友李天葆曰吾將就死吾妾猶留心膏沐殊可恨也李亦怪之未幾僕反命曰賊騎滿街行人絕跡奈何良

謨置之不答時粧畢出衣飾奩具給諸婢遣之出卽闔戶自經良謨聞之曰好亦完我一件不了事遂慨然就縊其詳蓋得之天葆云後贈孺人祔葬諭瑩時氏年甫十有七歲

盧宜曰甲申之變碩輔勝流蒙面失節者指不勝屈而小星非伉儷之儔百日無衾裯之篤乃能從容殉主視彼名縉紳而屈膝闖獻者鬚眉誠不如巾幗哉

海鹽吳忠節公傳

附髹者包甲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與弟中丞  
麟瑞先後成進士初任建昌司李丁艱補閩之興化  
存心忠恕多所平反而亮節清操復弁冕一省以高  
第入爲吏科給事中崇禎六年春三月上耕籍田賜  
從官宴問民疾苦麟徵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明日  
發內帑詣所在賑濟悉如其言選郎某贓汙當斥議  
者欲出爲郡守麟徵言郎官所坐狼籍猥與大郡地  
方百姓何辜豈堪被其漁獵竟褫之入吏垣甫踰月

特疏請罷中官曰臣聞內臣古用之以致亂陛下乃  
用之以求治高皇帝惟恐其關預使功臣以牽制而  
生嫌陛下又惟恐其不關預慮百官任使之不稱譬  
之於奕此危著也陛下之爲此危著羣臣之不肖迫  
之也雖然人無盡賢亦無盡不肖惟在上之勸懲何  
如耳父之於子至親也未有舍子而信其僕從者求  
家政之理其可得耶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而守視  
令尤重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酷守精明  
則令不敢叢脞百姓有不受其福者乎請倣宣宗用

况鍾等故事重以璽書假以事權撫按監司考其成  
毋掣其肘而效可立奏疏雖中格皆名奏議也甲戌  
春上御殿令羣臣各舉所知首輔烏程曰臣等名忝  
政府不當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諸臣何患  
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麟徵出班對曰臣所見與輔  
臣異薦賢正輔臣事不當則糾彈隨其後若令糾彈  
之臣雜主薦舉如吏部數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更  
屬何人上稱善又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假南樞節  
制之權使各路兵將有呼吸指臂之勢一旦北方有

警飛檄四出勤王之師雲集闕下豈有勢孤援絕之虞得旨優荅樞輔大臣謂其迂格不行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新參巴縣得嚴譴麟徵疏言古者宰相入閣必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擴聰明也國朝之制內閣與六科分峙殿陛之側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自論思之職更爲票擬密勿之寄托益隆所恃爭可否別異同者惟二三臺諫耳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肱而疎耳目恐非計之得也言官以言爲職當使之無所不言矧事莫大於爰立得其人則舉朝相賀

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交攻而不失之激輔臣應熊雖蒙特簡廷臣或有未諒正宸發一言而卽指爲朋比萬一懲創之過習爲唯阿朝宁之間寂無聲采異日卽有借叢豐節之事誰爲皇上觸邪而止佞者臣懼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淆深足慮也因省葬乞歸里十一年補兵科左請卹故輔文震孟許之得復爵命予葬廕十二年因病又請告十五年再起吏科都上望見麟徵在班行中瞻拜遲詳髭鬢迥白爲目注者移時上召舊輔宜興日益親信麟徵再起

宜與所舉也怪其謁見遲戒門者勿爲通復遣客以  
溫語謝之再謁則延上座致殷勤察其無感恩語乃  
呼其字曰聖生今以第一負荷屬公公知之乎麟徵  
遜席謝曰公不以徵不肖誤見擢序願申公義以報  
私恩周祥笑曰諾初宜與舉麟徵固外爲名高而陰  
有所囑以市重及掌吏科都閣中有所諷托或薦引  
私人麟徵持不可心益銜之麟徵固辭掌垣請召章  
正宸自代上不許時天下多事上宵旰辛勤當軸者  
不能體國多承望風旨而私門貨賂公行銓曹資格

盡廢屢疏抗言謂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  
以待中材亦無以彰豪杰今則遷轉如流盡置資俸  
品格不問巧者速化拙者積薪甚至鎖鑰重寄亦不  
擇人而授徒開奔競之門何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  
益爲權要所側目又新拜選郎吳昌時以謬巧爲首  
輔所昵朝夕汲汲惟賄是圖置國事安危不問李賊  
蹂躪畿輔奉詔求言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  
先後糾首輔宜興已忤旨埰復以言事逢上怒於御門  
日面縛二人下詔獄侍臣皆色噤不敢申救麟徵獨

出班從容奏曰小臣雖出位妄言無非忠君熱腸不知禁忌耳陛下欲悉其意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正容稱熱腸者三復諭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麟徵左顧宜興曰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皆因委任失人豈得不責備首輔上回視周周流汗被面伏地謝死罪上一時威嚴頓霽諭麟徵起由此眷宜興頓衰宜興欲起故相畏羣情向背知麟徵爲首垣上所嚴重莫其推挽特令專掌六計因爲好語曰今以天下第一負荷授公公知

之乎麟徵謝仍曰不肖謬見擢敘願申公義以報私恩宜興佯笑曰甚善未幾果諷有司敘故相守城功麟徵封還詔旨大與宜興忤時值大計麟徵不卹嫌怨同河南道祁彪佳力持正議凡他政府所庇私人亦皆刊落殆盡其漏網吞舟者又盡置拾遺中仕路一清宜興從塞上還閱計冊大怒與選郎吳昌時謀更置不得頓足曰舉此人適所以自伐也宜興與昌時朋比爲奸利久之事發上親鞫於午門拷掠昌時至折脛文武相顧失色麟徵獨出班奏曰臣聞祖宗

朝刑人不於廷。昌時一部郎卽獲罪無所逃。宜暴治  
司寇以明國體。上曰：如委之刑部，萬罪俱解矣。上雖  
不允於麟徵言，亦無所忤。當麟徵之清計典也。故事  
計典竣，吏掌科卽優擢。太常麟徵獨爲政府所抑，故  
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初七日，始陟奉常。闖氛日逼，公  
卿有乘間乞假以出者。邸客周生知外事，不可爲微  
言動之。喟然曰：匹夫定交杵，白猶不負叩門之急。吾  
侍幃幄有年，豈一旦臨急難，遂可委而去之耶？客於  
邑曰：已矣。事先生旦晚耳。十五日奉命坐西直門，是

日尚館課庶常。十六日尚召對考選，而昌平已失守。  
闖賊突至城下，西直正當賊衝。麟徵夜坐撫病卒，忽  
大砲破瓦落案前，椽楹盡傾。麟徵手撫如故，士卒皆  
感泣。麟徵建議塞門，親督土石填堵。守門皆奄豎，爲  
政高擎青蓋，徜徉城上，而坐門諸臣反，不得擅自登  
城。憤極奪路而上，見賊已蟻集，知大勢潰決，卽誓以  
身報國。是夕更深，有大璫密遣二卒，手令箭求出城。  
親詰之，語塞厲聲叱之，退已而從。得勝門出矣。十八  
日赴西長安門，將入朝告急。遇魏藻德握麟徵手曰：

朝廷福大何事張皇強與同出走訴李邦華相對飲泣十九日彰義門內潰賊長驅直入麟徵聞報卽欲自經從者擁而泣麾止之曰毋亂我方寸作絕筆云祖宗三百年社稷移於旦夕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有同官降賊已受僞職解說百端麟徵厲詞折之慚而退同鄉祝孝廉淵來視引酒共酌麟徵曰嘗問道劉念臺先生告子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予初念也因朗吟零丁洋裏詩抵暮孝廉哭別而去卽投纆復爲家人所抱持奮身而絕右手微曲握拳幾透背白髯戟張含瞑如生城破八門齊啓惟西直堅塞不能通至

大兵入五月初七日遣御史集民夫發掘乃開方闖賊之陷山西也議者欲撤寧遠守關門挑選士卒西行遏寇卽京師猝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天子下其議麟徵深是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力言不可謂無故棄地二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



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多不肯署名獨疏昌言朝廷  
漫弗省及烽烟徹大內崇禎始悔不用其言屢旨撤  
督臣三月初旬出關徙寧遠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  
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方抵豐潤而京師已於十九日  
陷矣不特重麟徵之抗節更服其先見云祝淵經紀  
喪事俟帝后殮乃闔棺從麟徵遺命也有髡人包甲  
者感其義自請塗所殮柩從兵刃中求漆幾殆柩賴  
以整四月晦賊縱火焚太廟包乃夜起大慟自投胷  
并死從者收而瘞之麟徵生有奇質疎眉廣額唇髭  
數寸勁且揭矜嚴有威容終身無怠豫之色而孝於  
親和於兄弟則又天性之過人也南渡贈兵部右侍  
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

趙吉士曰明思宗旣分撥各官守城矣諸監乃禁  
之不得登城閱視豈授諸監以意耶抑諸監自爲  
之而竟不之知耶卽此已成亂政都城列雉可平  
步而登諸臣雖守猶之無人之境而已矣

劉文烈公傳

附妻萬氏妾李氏

春坊中允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鄉潛心理學慨然有經世之志不以富貴縈心十上春官不第人咸以數竒爲惜理順志益堅學益邃自視廓如也甲戌始成進士廷試前一日閣擬策問外傳人多夙構至期而制詔中獨增一事乃上自發問也適理順對此條甚詳悉閣擬李焜爲首上善理順策拔置第一朝士咸稱帝知人帝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鄉人爭榮之理順曰功名者讀書分

內事也。所以不朽者。正不在此。王沂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今茲吾懼伊始。何榮之有。聞者歎服。初授翰林院修撰。晉中允。兼侍讀。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信賞罰。諸事下。所司議行。因蠲畿輔山東被兵逋賦。皆理順發之也。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性簡默。謙和。而中實介然。素不媚權貴。更歷楊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諸相。一無所附麗。卽出溫體仁之門。而言論多柄鑿不少。狗也。楊嗣昌奪情理順昌言。詆之。嗣昌怒。奪其講席。壬午邊警深入內地。

闖獻二賊。陸梁豫楚秦蜀間。殺親藩。陷名城。所在見告。理順雖無封疆責。而深以軍國爲憂。同官反有啜之者。曰。此真杞人也。未幾賊逼京師。僚友或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何商耶。三月十九日。入朝。平旦門未啓。俄傳賊入彰義門。道上皆狂奔。繼聞上崩於煤山。撫膺大慟。曰。理順三十年老舉子。荷皇上恩。特拔狀頭。列於清華侍從。不能展一籌。致國事至此。萬死莫贖。自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旣掇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

酌酒自縊。妻萬氏、妾李氏及僕四人俱殉。理順精研  
理學。尤嚴儒禪之辨。蓋慥慥之君子也。其言曰：學禪  
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雜也。宮庭無論自勲爵戚畹。  
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借參禪徜徉其間。無限  
穩便。以佛理之圓言。湛語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逼人  
使逃。又有世法官情爲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宜談  
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矣。又曰：宋朝呂申國公著喜  
釋。其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躁進者多幅巾道袍。隨  
僧齋粥。假說禪學。莫以自售。時謂禪鎖。夫以正獻之

清嚴。猶爲人所中信乎。轉移風氣。不在無位之君子。  
而在有位之大人也。素爲德維桑長子。庚午登賢書。  
偶向本縣關說一事。理順聞而撻之。亟反其物。支訕  
公車。父子重趼不恤也。及中大魁。鄉人書榜於門。曰  
天從人願。賊多河南人。城破之日。羣趨其寓。見已就  
義。驚相告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等  
來欲爲擁衛。以報公賜。何遽死耶。數百人皆下馬羅  
拜。涕泣而去。南渡贈正詹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烈

盧宜曰懷宗六鼎元死節者二皆以受上特恩也  
彼魏藻德者四年前是一書生既占狀頭旋登揆  
席其受特恩更何如哉

孟忠貞公節愍公合傳

附忠貞妻何氏  
節愍妻王氏

刑部侍郎孟兆祥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世籍交河成  
進士由廷評歷官通政使刑部右侍郎兆祥髯長過  
腹古貌古心動必以禮在銓部時分考辛未會試後  
典選門人有以地方請者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  
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時西北苦盜東南  
苦餉愍皇帝枝梧多難日御青衣治事夜覽章奏或  
至漏盡卽盥漱視朝當路大臣惟專急門戶報復相  
尋置主上孤立不顧而江南縉紳與諸生方締鈎黨

以文字相高。惟兆祥不附和聲氣。不受請託。不通知。交聞問。朝退掩關。塊然獨處。人以為有包孝肅遺風。子章明號綱宜。幼稟趨庭。亦以忠孝自許。人謂其父子一為蒼松。一為勁栢也。繼而兆祥以事忤權。豎為所中。降行人司副。屢遷至今。官崇禎。持法嚴。臣僚罹罪者接踵。兆祥濟以平允。多所保持。益為正人所倚。毗章明亦以癸未成進士。在部觀政。時流氛日逼。朝士皇皇。有省郎為兆祥所取。會試門人乘間問曰。萬一京師不守。奈何。兆祥艱然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

意。蓋其定識定力早已卓然於胸中矣。守正陽門城陷。或勸之還邸。兆祥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大慟。冠帶望闕叩頭曰。臣力止此矣。大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顧語章明。我為大臣。義不苟活。汝未受職。可無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既死。何以生為。兆祥領之。遂自經於城樓下。夫人何氏聞難。卽刻投繯。節愍視父母殮畢。謂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節愍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家人盡出視其妻。縊

取筆大書於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其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囑婢曰吾死置此扉上。亦服緋而縊。南渡諡兆祥忠貞章明節愍。

本朝賜諡

盧宜曰余考忠節錄所載十九人中公之父子乃居其二。微孟氏則山西一省爲無人矣。是父是子居鄉鄉重在國國重矣。畿輔人物志曰孟公預製漆棺一具於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也。任皞臣曰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資父事君。嗟彼袁粲今罕厥倫。惟公父子奕世揚芬。朱彝尊曰天啓壬戌先太傅文恪公諱國祚充會

試總裁官是科得人最盛先後殉難死者自孟公外有田公景猷馬公如蛟王公國訓盧公象昇汪公喬年黃公綱王公徵衛公景瑗焦公觀祖黃公孫茂倪公元璐王公家彥吳公麟徵尹公洗龍公文光祁公彪佳徐公石麟華公允誠黃公道周傅公冠馬公思理張公國維王公錫袞李公兆共二十五人。盧宜曰觀此而明朝養士之報槩可見矣。嗚呼盛矣哉。

王忠端公傳

戎政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慷慨有大志  
與人談忠孝事輒心開成進士爲開化令調繁蘭溪  
以卓異入爲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閩海  
多盜騷擾沿海郡邑撫鎮以兵勦之多失利議重加  
召募合力大舉家彥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皆餼於官  
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  
連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  
今防禦之策莫若仍復舊制而惟在勤於訓練蓋練



則現在衛所之軍皆可爲勁卒不練則添設招募之兵猶之驅市人而戰徒糜餉擾民賊終不能盡也時以爲名言奉命巡青勤于其職所條奏事多施行隆慶初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而所納之馬又不足用若每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厠寺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

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帝褒納之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亦納之遵化鐵冶久廢奸民乞復開下部議家彥極言有害無利事亦止又疏糾總河劉榮嗣耽情詩畫率作不先榮嗣獲譴人咸憚之屢遷戶科都軍興餉詘督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侯恂請于未被寇之地縉紳賦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每兩加一錢已得旨允行家彥

言民賦五兩以上者大率百十家而成一戶非富民不可錙銖需索又請停止召買米豆輸至天津帝並採納焉崇禎八年以艱去十三年起吏科都給事中啓事屢上其關切時政爲人所傳誦者尤在重守令一疏當是時流寇大起家彥謂皆墨吏腴民致良民盡走爲盜盜日多而民生日蹙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千百成羣顧其始未有不起於一鄉一邑者當時守令若能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身體而力行之則民不至接踵爲盜盜且散而爲民

未必潰裂至此論者謂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號循良由是不肖而墨者以酷濟其貪而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法令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即當鄭俠不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惟皇上稍寬文網俾爲守令者一意撫綏則盜之聚者必散而散者必不復聚弭盜安民之策誠莫有踰於此者矣十五年十一月屢遷至戶部右侍郎甫拜命都城被圍帝擇協理戎政大臣召見四人特命家彥受勅即日登陴布列守具每雪夜携一燈巡

城堞守卒無知者明日獎勤戒惰將士咸奮初守阜  
城門後移安定門自閏十一月迄明年四月寢處城  
樓勞勩為最既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  
月進推戶部尚書帝以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顧  
戎政掌之勛臣監以內侍而廢弛日久侍郎徒擁協  
理空名而事權不屬家彥竭力振刷勢終不支三月  
十七日李自成逼京師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帝又  
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二人皆不知兵悉發  
三大營兵出營城外家彥爭之不能得由是守陴者

少諸軍出城見賊卽降賊卽驅之攻城城上人皆其  
儕輩益無固志廷臣雖分門守禦而號令進止悉操  
于中貴阻諸臣不使登城家彥徒頓足而哭亦無濟  
也十九日京師破家彥守安定門迫欲降之大罵不  
屈賊忿拔刀手刃之或云有勸其出亡者家彥正色  
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北向叩頭辭皇上南向叩頭  
辭父母遂自縊南渡贈尚書諡忠端

本朝賜諡

盧宜曰公所上重守令一疏雖一時救弊之言實  
千古不刊之論也若公之死所傳或有不同然旣

經考忠言  
卷之一  
李  
已死矣自經而死猶之賊所刃也又何間焉而死  
於安定門與死於德勝門更可不論已

